

前几天路过南京东路华为旗舰店,里面人头攒动。这栋楼,我再熟悉不过了,那时候,它叫老介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老介福绸布呢绒商店楼上工作。每天上班经过,门口总挤满了等开工的人。那个年代,面料,是最抢手,最让人羡慕的商品之一。老介福里永远人挤人,各色面料按类别整齐码放,营业员站在柜台里,被里三层外三层的顾客围着。有趣的是,大多数人并不买,只是来看,伸手摸摸,再评论几句。有人还会和营业员探讨面料的质地、缩水率、适合做什么款式、做一条裤子要多少尺。看面料,成了逛街的一项固定节目,像轧闹猛,是那个物资逐渐丰富起来的年代独有的消遣。

改革开放如一声春雷。街头巷尾,中山装、军便装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各式流行服装。面料市场也随之风生水起,弄堂里的裁缝师傅一下子吃香了起来。我母亲那台蝴蝶牌缝纫机,也从角落搬到了窗边,跳得飞快。记得那年夏天,一些进出华侨商店的侨胞成了街头最亮眼的风景。他们戴着蛤蟆镜,穿着的确良尖角领衬衫,下面是人造棉做的倒喇叭裤,走起路来飘逸生风,弹眼落睛,让人过目不忘。没过多久,赶时髦的男女青年便纷纷效仿。老介福里,的确良和人造棉的柜台前挤得水泄不通。

上海的女人是精致的。她们既追时尚,也懂怀旧,对面料有着特殊的感情。凡立丁、派力司做的裤子,穿在身上,走起路来裤线笔直,风都吹不皱。贡丝绵、驼丝锦做的外衣温润挺括。我的几个女同事,每天午休时总要下楼去老介福去兜兜,偶尔淘到做内衣裤的全棉零头花布,回来时兴奋得满脸放光。老克勒们西装必用精纺全毛的喇叭、直贡呢或板司呢,大衣则选粗纺的麦尔登、法兰绒,穿在身上,板是板,眼是眼。而结婚的青年男女,多半选毛涤混纺——既挺括,又不失面子,还能省钱。在这样的氛围里,我的结婚礼服,也藏着一桩往事。

从小,我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裁剪缝制的。耳濡目染,我也能依样画葫芦做些简单的。但结婚的西装和大衣不能马虎。我身材偏瘦,买现成的不合身,请裁缝做又舍不得花钱,于是决定自己做。

对中国抗战木刻,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对于抗战木刻的画家,我有一种特殊的热爱与尊重。

我从小就受到不少爱国主义教育,看过不少抗日战争的电影,脑海里至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认识了版画画家杨涵,他知道我喜欢书画,便建议我收藏抗战木刻。他邀请我去他家坐坐,告诉我,抗战时他23岁就参加了新四军。说着,他拿出一张木刻《韦冈(岗)战斗》,记录的是亲身参加、令他终生难忘的一战。他又送了我几本抗战木刻的画册,我从此踏入了收藏之门。后来,我走访了十多位老一辈的画家,听取他们对收藏木刻的意见与建议,让他们帮我在画册上勾出抗战木刻的经典作品,还从他们家里入手了不少抗战木刻的名作。

2005年夏,我特地去北京郊区找到了著名版画家力群,想求购他在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他见我拿出事先复印好的图片,笑嘻嘻地问我,为什么要收藏抗战木刻。我说,抗战木刻就是一部抗日战争史。老人默默点头,话题不由自主地转到了他延安时期的木刻。他自幼生长在农村,对农民有着较深的感情,在延安的六年又处在农村,因而创作的木刻自然形成了以农民为题材的特点。他顺手拿出一幅木刻《饮》,我顿时眼睛一亮。这幅作品几乎所有的木刻图录都有其影。力群指着画面给我讲解其暗色调的变化,我说,人物虽然是侧面的,却突出表现了陕北农民的特征,力群再次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我提出想要他的作品,他竟然满足了我的要求。没过几天,老人应我要求写的《中国抗战木刻名作收藏集》寄到了我的单位。

在二十多年里,我收藏了力群、彦涵、汪刃锋、梁栋、李平凡、杨可扬、杨涵、赵延年等30多位画家近100幅抗战木刻作品。2004年的上海艺术博览会,主办方让我主讲“抗战木刻的历史价值与收藏价值”;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办了“抗战木刻与历史同行”,展出了50多幅作品。我时常仔细欣赏这些作品,中国人民十四年的浴血奋战,在这一幅幅黑白画面上,被永远地铭刻着。

收藏抗战木刻

陈建兴



西装选的是全毛啥味呢带条纹的面料。用条纹面料做西装,上海人讲的“三脚猫”功夫肯定不行,因为领口、驳头、衣袖、袋口的条纹都要严丝缝地对齐,横平竖直,一点不能差。我咬咬牙,去专业学校半脱产学习。白天在学校,真枪实弹地为南京东路一家知名时装商店做西装;晚上回家,连夜赶制自己的行头。为了赶工期,有时候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手指不知被针扎过多少次。母亲心疼,看着我熬红的眼睛,用宁波方言说:“才古。”

经过老介福

张耀

等学习结束时,我的结婚礼服也顺利完工。第一次穿上自己量身设计、亲手缝制的黑色条纹西装和米色格子粗花呢大衣,对着镜子照来照去,竟得意忘形。后来穿去单位,同事们都惊呆了,说是电影《上海滩》中的许文强来了。那套西装和大衣,至今还挂在衣柜里,像博物馆里的藏品。如今,时代变了。年轻人对面料的追求越来越淡漠。他们更看重款式,更在意手感柔软,更追求显身材的视觉效果。面料是不是全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款式必须新潮,必须能在朋友圈里收获点赞。

马路上常见穿瑜伽裤的女青年。这种用锦纶与莱卡合成面料做的裤子,薄薄地裹在皮肤上,特别显身材。那种自信,那种坦然,是我们那个年代难以想象的。极筒松驰的阔腿裤又席卷街头。面料则五花八门,牛仔、羊毛混纺、亚麻、棉麻、天丝、雪纺、全棉,五颜六色,时尚感扑面而来。望着这些来来往往的身影,我忽然明白,裁缝不吃香了,不是因为人们不爱美了,而是美的方式变了。过去,面料是稀缺的,手艺是珍贵的,做一件衣服要穿很多年,所以讲究质地,讲究做工,讲究“挺括”。现在,衣服成了快消品,款式更新换代太快;商业经济发达,谁还愿意,或者说需要花几个月学做西装?除了某些特殊需求,谁还愿意等裁缝一针一线地做?

从老介福的人头攒动,到瑜伽裤的大方过市,不过四十年的时间。这四十年里,变的哪里只是面料。老介福早已不在,整个上海恐怕也很难找到绸布商店了。只是偶尔,我还会想起当年在老介福看到的场景,柜台前总是水泄不通,大家伸着手,小心翼翼地抚摸那些面料,眼睛里闪着光。

日记通常的路径有俩,一是写给自己看,一是写给别人看。《鲁迅日记》属于前者,《越缙堂日记》属于后者。

根本……

俞玉梁

根本还不到父辈年龄的旅程,身体,却已频频发出蜂鸣,亮起红灯。那时假日回家,似乎不记得父母跟我们愁叹:身体如何如何(不会没有一点问题吧),只看见他们无暇答话,不停忙碌的身影……

七夕会

今年1月底,我终于完成了一件惦记已久的事情:登顶马来西亚最高峰、海拔4095米的“神山”海纳巴卢山(Mount Kinabalu)。如果说登顶是来到神山的理由,那对我来说,完成Via Ferrata才是让这趟旅程变得独一无二的原因。

Via Ferrata,意大利语意为“铁之路”,最早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阿尔卑斯山区。当时为了让士兵能够在陡峭岩壁间快速移动,军方在山体上架设钢索、铁梯与踏点。战后,这些设施被逐渐改造为户外运动路线,演变成今天普通人也能参与的“铁索攀岩”。而神山的这条从海拔3776米高空展开的铁索攀岩,被称为世界最高的“铁之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约430米的人门路线,另一条全长

集中体现在那部堪称古今第一日记的《越缙堂日记》里。鉴于其内容“上自朝章国故,下逮里巷琐闻;经籍之考订,史事之商榷,诗文之评鹭,金石书画之鉴别,以及友朋之往还,身世之感慨,靡不毕具”(蔡元培语),一般人根本无从下手。好事者如清史馆名誉协修由云龙先生为方便读书界探骊得珠,辑出其中的读书笔记,涉及近千部典籍,编成《越缙堂读书记》。

事实上,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越缙堂读书记》中的李慈铭,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糊涂中存清醒,形象非常立体。比如,读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乐府自太白创新意以变古调,少陵更变为新乐府,于洁,匪唯擅华,颇寻厥根,自负能本末兼该之学……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可谓金针度人。

近代小说《孽海花》没忘留出篇幅,描摹李慈铭如何当面给自己的恩师、晚清一流学问家李文田“上眼药”,而李文田居然唾面自干,全部吃进;又持撻堂堂五部尚书(工、刑、礼、兵、户)加太子太保銜潘祖荫荫何给为怀疑没有及时把月敬给到李慈铭而惶恐。

为什么那时文化圈都要让着他点儿?原因很简单,其学问和诗文水平之高令人仰止。故而蔡元培先生感叹:“夫先生之学,卓然为晚清大宗。”钱锺书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淘近世之华士闻人也!”李慈铭的淹博深邃,

是并亡其题。香山从而和之,明乎得失之迹,咏叹讽谕,令人观感。今之乐犹古之乐,固不必排切字句,牵合声律,以为不坠雅音。然香山诗如《上阳白发人》《骝园乐》《昆明春》《西凉伎》《牡丹芳》诸篇,虽言在易晓,终觉冗长,音律亦松滑,不及杜之疏密得中也。至其佳处,如“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上阳白发人》)“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西凉伎》)“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穡”(《牡丹芳》),则固不可掩耳。《牡丹芳》中“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二语突现,亦见作家本领。”极富真知灼见。

又,读主张睁眼看世界的晚清名臣郭嵩焘《使



约1.2公里。我选择了后者。登顶日从凌晨开始。大约一点半,山屋里已经陆陆续续有人准备出发。从山屋到山顶,大约用了三个小时。等站上山顶时,天边刚刚露出一丝微光。真正的精彩,从这里才开始。前一天的预备会上,教练已经反复强调规则:一旦进入路线50米之后就没有回头路,唯一的方向就是向前。我们的教练埃迪,是个从小在亚庇长大的大眼睛巴沙小伙子,笑起来露出白白的牙齿。埃迪从Via Ferrata建成开始就带队,对这条路线熟悉到几乎如履平地。他负责编队、结绳、指路,检查每个人的装备,还兼任摄影师。我这次是独自旅行,我和来自吉隆坡的小伙麦克斯以及教练埃迪组

3776米高空铁索攀岩

成了当天的第一组,走在一支10人的外国登山队前面。让我惊讶的是,那支队伍的队员年龄都在六七十岁。

“铁之路”是沿着花岗岩峭壁修建的一整套钢索道,包括垂直下降、横切路线、岩壁移动等多个段落。虽然有安全锁扣保护,但第一次站在这么高的直壁上,心里还是忍不住问自己一句:“Why?”好端端的路不走,为什么要把自己挂在悬崖上?不过紧张很快被震撼取代。当我们横切到岩壁外侧的时候,太阳正好从远方的地平线升起。云海在脚下慢慢铺开,橙色的光线照在花岗岩的山体上,整个世界像突然被打开了一样。那一刻,我心里的那个

去春,买来根系发达、根茎具芳香的菖蒲苗,沿前院步道种上一排镶边。渐渐苗长高如剑形,叶缘镶着明丽金边,阳光下泛着柔光,一片清雅优美之态。这是“金边菖蒲”。以后每每出门进家,见脚边的蒲草闪着光芒,熠熠生辉,闻着清香,便觉治愈一切。

寒冬尽,春又来。二月,菖蒲最先觉醒。在修整金边菖蒲时,将其中一株移种水培于陶罐中,绿意置于案头,每每伏案读书写作陪伴左右。常道:“园中无石则不秀,室内无蒲则不雅。”其在晨光斜照时泛出丝绒般的金光,在月光辉映下则带出一缕清冽微辛的幽光,气韵沉静,观之常获雅韵和灵感。它将幽情、翠色与芳香弥散于空间,像山涧清流与薄雾,带来如唐代张籍所写“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节”的长生幻境。

中国文化里,菖蒲跟兰花、水仙、菊花并称“四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耐苦寒,安淡泊,不争光,不抢眼,不靠艳色取胜,靠的是叶形利落、脉络清晰、姿态低调而清骨自立的芝兰般气度。端午节,门前挂菖蒲草、喝菖蒲酒、戴菖蒲香囊,则是其为芳香灵草之证。三月末某个午后,抬头瞬间,惊讶地发现案头清供的绿叶间出现了绿色的肉穗花序。不久,沿着花序开出了整齐排列的鲜黄色的三瓣式小花。一株菖蒲,一抹亮色,一室诗意和韵律。莫讶菖蒲花罕见,不逢知己不开花。

西纪程”,他则暴露出颀颀陈腐一面,斥为“极意夸饰”,“诚不知是何肺腑,而为之刻者又何必也?”乃至说出“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之类混账话。

再,读倡言重视西方之学的冯桂芬《显志堂集》,既充满不屑——“碑志书事之文,笔力孱弱,叙次无取,唯论事诸篇,尚有可取。序记多近应酬,亦鲜可观。盖中允本以时文人手,中岁以后,从事公牍,于古文本非所长,虽亦讲经学,而根柢尤浅,故所截止此也。”又出乎读者意外——十几天后忍不住补了一句:“其诸记及与人书有关时事掌故者,多通达治体,熟于沿革,有用之书

也。”可见李慈铭并非铁板一块,在旧学与新学之间显示出内心矛盾和挣扎。对于当今读书界来说,《越缙堂读书记》确实称得上是“有用之书”。由此我想起一件往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与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先生闲聊时,我向他建议出版此书。他很有兴趣,同时又颇感为难:“缺少底本啊!若求助于图书馆,几无可能,奈何?”我便爽快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藏书(中华书局,全2册,1963年北京第1次印刷),条件是印出后送我一册。千禧年新书出版,我发现原书按哲学、政治、经济等新式分类法,改作按学界惯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加以条理,并且编制了书名、著者四角号码索引。那是极见功力的操作。我查该书责任编辑是谁,未获,便知乃老金亲力亲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遗憾的是,老金下世已近周年,我再也无法向他请益了。

一丛桑叶抱春烟

方忠麟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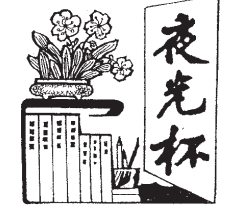
“Why”,有了答案。整个索攀过程大约用了三个小时。回到山屋稍事休息,补充一点水和能量。下山的最后六公里,几乎是对腿部耐力的终极挑战,台阶一层一层往下延伸,好像永远走不完。到后来我的腿已经几乎变成了“面条腿”。终于,在下午四点之前回到了登山口。拿到登顶和铁索攀岩的证书,我直接往背包里一塞,连看都没顾上看,两个小时车程回到亚庇,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海边夜市。经历了一整天的体力消耗,没有什么比一顿仍有大海味道的海鲜更能安慰人心,让疲劳被海风带走。

有时候旅行的意义也许就是这样——在某个清晨站在山的边缘,看着太阳从云海里升起,然后对自己说一句:“好吧,这一趟,值了。”

不逢知己不开花

汪洁

西纪程”,他则暴露出颀颀陈腐一面,斥为“极意夸饰”,“诚不知是何肺腑,而为之刻者又何必也?”乃至说出“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之类混账话。



也。”可见李慈铭并非铁板一块,在旧学与新学之间显示出内心矛盾和挣扎。对于当今读书界来说,《越缙堂读书记》确实称得上是“有用之书”。由此我想起一件往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与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先生闲聊时,我向他建议出版此书。他很有兴趣,同时又颇感为难:“缺少底本啊!若求助于图书馆,几无可能,奈何?”我便爽快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藏书(中华书局,全2册,1963年北京第1次印刷),条件是印出后送我一册。千禧年新书出版,我发现原书按哲学、政治、经济等新式分类法,改作按学界惯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加以条理,并且编制了书名、著者四角号码索引。那是极见功力的操作。我查该书责任编辑是谁,未获,便知乃老金亲力亲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遗憾的是,老金下世已近周年,我再也无法向他请益了。

也。”可见李慈铭并非铁板一块,在旧学与新学之间显示出内心矛盾和挣扎。对于当今读书界来说,《越缙堂读书记》确实称得上是“有用之书”。由此我想起一件往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与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先生闲聊时,我向他建议出版此书。他很有兴趣,同时又颇感为难:“缺少底本啊!若求助于图书馆,几无可能,奈何?”我便爽快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藏书(中华书局,全2册,1963年北京第1次印刷),条件是印出后送我一册。千禧年新书出版,我发现原书按哲学、政治、经济等新式分类法,改作按学界惯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加以条理,并且编制了书名、著者四角号码索引。那是极见功力的操作。我查该书责任编辑是谁,未获,便知乃老金亲力亲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遗憾的是,老金下世已近周年,我再也无法向他请益了。

健康

也。”可见李慈铭并非铁板一块,在旧学与新学之间显示出内心矛盾和挣扎。对于当今读书界来说,《越缙堂读书记》确实称得上是“有用之书”。由此我想起一件往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与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先生闲聊时,我向他建议出版此书。他很有兴趣,同时又颇感为难:“缺少底本啊!若求助于图书馆,几无可能,奈何?”我便爽快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藏书(中华书局,全2册,1963年北京第1次印刷),条件是印出后送我一册。千禧年新书出版,我发现原书按哲学、政治、经济等新式分类法,改作按学界惯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加以条理,并且编制了书名、著者四角号码索引。那是极见功力的操作。我查该书责任编辑是谁,未获,便知乃老金亲力亲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遗憾的是,老金下世已近周年,我再也无法向他请益了。